

LAOPOYABUYAOKU

老婆呀，不要哭

黄永玉



362
Y

新
知
三
联
书
店



0882611

老婆呀，不要哭

L A O P O Y A B U Y A O K U

黄永玉

中南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

44.362
HYY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婆呀! 不要哭/黄永玉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1997. 12
ISBN 7-108-01094-1

I. 老… II. 黄…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026 号

责任编辑	石晓光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125
字 数	2,500 行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0.00 元

序

我写诗，时间不短了。现在沈阳作家协会的单复兄，曾在福建仙游的《闽中日报》宽宏大量地登过我第一首诗《三八那天》和一幅木刻插图，那是1943年左右。在江西信丰县，诗人雷石榆和野曼的报纸副刊登过我的一首短诗，写但丁在圣三一桥邂逅比雅特丽斯，和我在信丰大桥约会我的女朋友的行为具有相同伟大的意义。题目已经模糊了。我那时候大约19、20岁吧！一下子以为自己是查泰顿，一下子以为自己是拜伦或雪莱，是但丁；更长的时间，以为自己是马雅诃夫斯基，甚至模仿他瘪着嘴、睁大眼睛、脖子上套一条丝围巾照过一张得意了好久的相。

1945年、1946年在江西上犹《凯报》（在别的文章中提到信丰县的《凯报》，不对！）做美术编辑工作，艾雯编副刊，好像除了木刻之外，我也还写过诗这类的东西向她投稿。

1947年在上海，诗人曹辛之办《诗创造》杂志，我写过一首颇长的诗在上头发表，还刻了木刻。

1948年在香港，写过不少诗。1950年写了最长的一首诗登在《文汇报》上，叫做《罗素街报告书》，满满的整版，声势气派十足，因为是声援电车工人罢工，而且还刻了两张木刻做插图。

1953年回北京，教书之后，不写诗了。

“文革”前，忽然偷偷写起动物短句（即《永玉三记》的第一记）来。“文革”一开始，被人揭发差点要了老命。“文革”末期，天安门的“四·五”运动时，忽然诗情大发，一首又一首地写个没完。写了又怕，怕了又写；今天藏这里，明天藏那里。直到“四人帮”倒台，简直是放手奔腾，李白加杜甫的激情也包括不住。

人，也应该有个清醒的时候。我到底不是诗人。诗人不是你想做就做得了的。“人之患在好为人诗”！嘿！诗人已经够多的了。

年轻时期的诗，请原谅了吧！

到了老年做诗，不再想当诗人了，只是像个账房先生，小心地作一些忧伤的记录！

历史地看待痛苦，是年老之后才学会的啊！

1993年5月于香港

目 录

序	1
老婆呀, 不要哭	1
——寄自农场的情诗	
喂鸡谣	16
——三年农村劳动的纪念	
平江怀人	30
一个人在院中散步	32
天安门即事	34
说是从丰台来的	34
老夫妇	35
老兵	36
哭泣的墙	37
邂逅	38
我思念那朵小花	41
哑不了, 也瞎不了	43
这家伙笑得那么好	45

想起那句话就好笑	47
好呀!飞行的荷兰人	49
——赠伊文思	
不如一索子吊死算了	52
——D 大调谐谑曲	
不准!	55
幸好我们先动手	57
——仿彭斯体	
宝石和公鸡	59
献给妻子们	62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65
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	67
犹大新貌	69
希望之花	71
热闹的价值	73
不是童话而是拗口令	75
送张三	77
哪能这样?只好这样!	79
——致江青一伙	
比味精鲜一百倍	82
——献给首长	
被剥了皮的胜利者	89
擦粉的老太婆笑了	95
——读某诗作有感	

混蛋已经成熟	98
——写给小爬虫	
死, 怎么那么容易?	100
难以忍受的欢欣	104
毕加索会怎么想?	107
——西柏林毕加索雕塑展所见	
三楼上有间小房	114
“豌豆”诗人自叙诗	117
遍插茱萸	123
——拟情诗	
花衣吹笛人	127
——花衣吹笛人二百年祭(1784—1984 年)	
献给“黄土地”和那帮小子	139
“莲花说, 我在水上漂荡”	146
——悼念保罗·安格尔	
墓志铭	149

老婆呀，不要哭

——寄自农场的情诗

诗，是农场三年劳动所作。带着包袱进行改造如吞丸药以浓茶送服，虽明知“医之道大矣！”积习却中和了药性，病是治不好的。

这首诗是夜间弓在被窝里照着电筒写的。怪不得同志们惊讶我每星期换两节电池，或许真以为我每晚都去偷鸡摸狗。

那时候家人心情懊丧，日子太长了！展望前途如雾里观河，空得澎湃。启用几十年前尘封的爱情回忆来作点鼓舞和慰藉，虽明知排场、心胸太小，却祈望它真是能济事的。

在童年时代，
我有一间小房，和
一张小床，
跟一个明亮的小窗。
从窗口
我望见长满绿树和鲜草的“棘园”，
还有青苔和虎耳装点的别人家的屋顶；
远处花边般的城墙，
城外是闪光而嬉闹的河流，
更远处，无际的带雾的蓝山。
我早晚常俯览窗外，
从窗口第一次认识世界。

我看云，
我听城墙上传来的苗人吹出的笛音，
我听黎明时分满城的鸡鸣，

我听日出后远处喧嚣的市声，
还有古庙角楼上的风铃。

我读着云写的诗篇，
我看龙女赶着羊群走过窗前，
看众神

裸露闪光的巨身，
沉湎于他们
狂欢的晚宴，
还有

执法的摩西坐在神圣的殿堂，
闪电是他的眼色，
霹雳是他的宣判，
伴随着狂风暴雨的忿怒，
在威严地处理众神的悲欢。

夜色来临，
孤独、衰老的月亮，
在林莽边沿散步，
古往的忧伤压弯了他的腰背，
无穷的哲理把他的热情熬干，
到今天，只剩下一点点智慧的幽光，
在有限的时间点缀
寂寞的晚年。

早晨，
在稔熟的草丛里，
我发现一颗颗晶莹的泪珠，
唉！我才知道，
连年老的月亮也会哭泣！
如今，
我已太久地离开那座

连空气也是绿色的、滋润的“棘园”，
那一小块开满小黄花和小紫花，
飞舞着野蜂和粉蝶的王国，
离开那厮守过多少晴天和雨天的小窗。
我迈着小小的

十二岁男人的脚步，
在一个轻率的早晨，
离开那永远宠爱我的
微笑着的故里。

漫长的道路连着漫长的道路，
无休的明天接着另一个明天，
我曾在多少个窗子中生活过，
我珍惜地拾掇往日微笑着的一切，
多少窗户带领我走向思想的天涯。
曾经有这样一个秋天，

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
一个为十八岁少年特别开放的、
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
你，这个褐色皮肤、
大眼睛的女孩，
向我的窗户走来。
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
我们是洪荒时代
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
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我们传递着汤姆·索亚式的
严肃的书信，
我们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
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
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
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

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

你这个高明的厨师，

宽容地吞下我第一次为你

做出的辣椒煮鱼，

这样腥气的鱼，你居然说“好！”

我以丰富的贫穷和粗鲁的忠实

来接待你，

却连称赞一声你的美丽也不会。

我们的小屋一开始就那么黑暗，

却在小屋中摸索着未来和明亮的天堂，

我们用温暖的舌头舐着哀愁，

我用粗糙的大手紧握你柔弱的手，

战胜了多少无谓的忧伤。

你的微笑像故乡三月的小窗和“棘园”，

使我战胜了年轻的离别，

去勇敢地攻克阿波罗的城堡，

你的歌，使我生命的翅膀生出虹彩，

你深远的眼睛驯服我来自山乡的野性。

岁月往复，

我们已习惯于波希米亚式的漂泊，

我们永远欢歌破落美丽的天堂，

对于那已经古老的，

钻石般的夜城装点的小窗的怀念，

对于窗前的木瓜树和井泉的怀念，

那海、那山、那些优雅的云和雾，

那六月的黄昏和四月的苦雨……

是我们快乐地创造的支柱啊！

许多个蓝色的夜晚，

我开始在木质的田野上耕耘，

我的汗滴在这块无垠的、
深情的土地上，
像真的庄稼汉一样，
时刻担心这一犁一锄的收成。
你在我的身边，
我在你的梦边，
炉上的水壶鸽子似的
在我们生活的田野上叫着，
四周那么宁静，
梦，夜雾般地游徙在书本的丛林中。
你酣睡的呼吸像对我轻轻呼唤，
我劳动的犁声，
是你的呼唤的接应。
我常在夜晚完成的收获，
我每次都把你从梦中唤醒，
当我的收获摊在床前，